

教育叢著

第三十一種

教育雜誌社編輯

國文
科試

行道爾

說明

上海商務

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國立科學技術圖書館

明說的制頓

通等九位元

六	教
週	育
年	雜
彙	誌
刊	十

目次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	(頁數)
.....	(一)

(一) 引言	(二) 遠因	(三) 近因	(四) 辦法	(五) 試行時之實況
--------	--------	--------	--------	------------

(六) 三個附帶問題	(七) 結論
------------	--------

文藝在中等教育上的位置與道爾頓制		(八三)
------------------	-------	------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

沈仲九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說明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事實；但我在未入正文以前，要先附帶地聲明幾件事：

(一)「道爾頓制」一方面關係於教育原理，一方面關係於教授法；我爲說明他起見，把我個人平時對於教育上、教授上的意見趁這機會發表一番，請讀者恕我多說題外的話。

(二)我和僂工，對於「道爾頓制」老實的說，只看過幾篇譯文，那裏說得上研

究。我們這次所以大胆試行，因為實在感覺著舊的國文教授法已經十分的暴露他的缺點，真是不能存在，非趕緊改革不可了；而所謂「道爾頓制」我們雖不曾詳細研究過，但僅就我們所知道的，已經確信他足以替代舊國文教授法而有許多優點。我們所試行的「道爾頓制」，是否完全和英美所試行的符合，不敢自信，不敢斷言；我們所可以告訴讀者的，我們的辦法，在精神上，至少有幾處和「道爾頓制」相合。因為不敢掠美，所以就叫做「道爾頓制」。閱者如有以不是和英美的「道爾頓制」完全符合來相責備，我們是願承受的。

（三）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是我和俚工共同討論的結果。這篇文章，有許多意見是我們倆共同的意見，我不過負文字的責任罷了。

二

閒話休提，且入正文。我的腦筋好像常常擺著一個「為什麼」是什麼「該怎

樣」的一種公式，無論開口說話，提筆做文，用腦思考，喜歡把所說的、所做的、所思的先嵌進這個公式中。這已經成為我的習慣，一時改變不來了。這回做這篇文章，也仍舊拿這公式來應用。第一步所說明的，就是「爲什麼國文科要試行道爾頓制？」也可以說「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原因在那裏？」這都是本文的根本點、重要點。這點如果沒有理由，以後文章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可以不必看了。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原因，可以分做遠因近因二種。現在先說遠因。遠因可分做三層說：

(一) 凡是改革，無論大事小事，總是要先對於所要改革的有所不滿意，才能發生。不過不滿意的發生，因各個人見識的遠近而時期有遲早。同是一件事，有的人等到他的弊病已經很顯現而還想苟安，有的人早看到他的隱伏的弊病而預謀改造。不滿意發生了，才會去尋求怎樣的改革，才會去歡迎人們已經試驗過的改

革方法。如果沒有不滿足的意見，無論怎樣好的改革，在他總是無關係，總是不願吸受、不能吸受的。我們試行「道爾頓制」的遠因，就是這樣幾個大字：「根本的不滿意一般所用的國文教授法。」

俚工吃國文教員的飯，將近三年；我也是一年了。這三年一年的經驗，只給我們以許多的苦痛。「國文究竟怎樣教才好呢？」這樣的國文教員能夠長久做下去嗎？這種問題，每到上課時，總是不知不覺的出現於腦中。我且將怎樣不滿足一般國文教授法的意見先說一說。

以前教古文的時候，教師的責任就是「講」和「寫」，學生的責任就是「聽」和「抄」。做教員的，在上講堂的時候，把古文逐字逐句解釋，翻做白話，責任就完了。如果能够多備幾部類書，把古典詳細考查出來，寫在黑板上，或者在黑板上多寫幾段和所教的有關係的文章，那學生就要推重他的學問淵博而認為好教員了。三年以前，我曾參觀浙江紹興第五中學。那時剛剛國文上課，我就進去一看，只

見黑板上寫滿了江文通別賦。教員坐在講台旁邊，目光注視各學生；各學生又都低著頭提著筆抄那別賦。我當時真不懂那一種教法究竟是何用意。如果說是要學生看，叫學生在書本上看就是了，何必要在講堂上費這許多無謂的時間和精力呢？以前的教員，大都只有兩種本領：口上翻譯，手上寫黑板。學生也只有兩種責任：耳朵聽講，手上抄黑板。除此以外，加上作文，國文科的責任就算完了。自從白話提倡以後，有許多吃國文教員飯的，根本上雖然贊成他，但很覺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為教白話卻又用不著從前教古文的翻譯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學生抄典故，現在典故又用不著抄了。翻譯不要翻譯，典故不要查考，那末教員還有什麼事可做呢？這幾年來，教授白話文很困難的聲浪，常流動在教育界中；而白話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爲此。在真主張白話文的，不忍不教白話文，於是不得不以「講演」代替「翻譯」。文章的逐字逐句的意義，不容詳加解釋，只好專就其中的意義加以發揮。但結果流於演說，在教師好像一架留聲機器，到上課時，機器

開了，儘著自己一個人講。所謂學生，也只顧自己聽。這樣的教授，在所教的內容上，雖然和以前不同，而教授的方法依然沒有大改變。這種教授結果變做機械的、形式的、虛偽的、敷衍的。凡是上國文課時，學生有的看別的功課的書，有的看所教的書本以外的書，有的打瞌睡，有的東張西望，真正注意的聽講的能有幾人？這種現狀，我敢武斷各中學國文科有許多學校是免不了的。做教員的，雖然明知學生那樣的不注意聽，但至多不過用扣分的方法，逼迫他們的目光向我注視，好像很留心聽的樣子；至於他的腦中究竟注意與否，究竟還想七想八與否，那就超越教員權力之上，只好不問了。然而做到這樣狀況，已經很不容易；大多數的教授，還是教員儘管講，學生儘管不聽。做教員的，只要講一點鐘，就算盡了責任；學生的聽不聽，完全不管；他好像不問他是向誰講的。做學生的，只求在課室中坐過一點鐘，在缺課的計算中少缺一個數字，也不問我這一點鐘得到的是什麼。這樣，教員學生無非混時間罷了；教員爲薪水而混時間，學生爲畢業文憑而混時間；舍此以外，還有

什麼教育上的意義呢？初做教員的，對於這種現象，大都感著很大的苦痛，以爲這樣的生活，自問究竟爲什麼，有什麼需要，老實的說，大家互相騙過時間罷了。教員做久了，習慣了，以爲做教員本來是如此，所以看「講的儘講，不聽的儘讓他們不聽」爲當然而不覺不安了。至於學生，也無非爲分數起見，敷衍自己，敷衍教員，只好聽見打鐘以後，照例上堂。如果學校定一各科可以隨意聽講的章程，恐怕自願聽講的人，國文科將占最少數了。我以上的話，並不是故意指摘國文教授的不好；我自己所親歷的、所親見的，實在如此；我問諸學生，他們也覺得是如此。不但國文如此，如歷史、地理和不注重實驗的博物、理化教授，也何嘗不如此？這在做教員的，可以赤裸裸的說出來而無庸諱言的。推究這樣教授狀況所由造成，有的說是教員教得不明瞭、無趣味，有的說是學生惰性深、不努力。但我覺得那種還不是大原因，只是原因的一種；最大的原因，是那樣的教授法，違背了教育的原理，違背了國文的性質。

自動的教育，近來提倡得很盛了。所謂教育，無非直接間接的輔助、誘引人們的心身發展罷了。發展身心的可能性，是人人本具的。有了教育，無非發展得迅速一點，完全一點，然而發展還是靠他自己。人家代吃食，不能充飢；人家代穿衣，不能禦寒。所謂衣食，都非靠自己的力不可；別人無論怎樣愛我助我，是無能為力的。其實品性、知識、身體等，也和衣食是一樣的。這些決不是人們所能給予我的，人們只能告訴我們去尋求。不是自己用力尋求來的學問，仍舊是人的學問，不是我的學問。德性、體力，尤其是這樣，決不是人們所能給與我的，如果我自己不用力。近幾年來教育的方針，大都由于干涉主義而趨向到自由主義，由教師本位主義而趨向到學生本位主義，就是爲此。就中國論，小學教授由注入式而啓發式，由啓發式而設計教學法，總可謂向自動主義漸漸進行了。可是中學教授多半仍舊是注入式。純粹注入式的教授，當然是難得引起學生的注意的。至於國文，較諸別的科目，尤其是靠自己的研究。表現自己情思的要求，看書的嗜好，是人人固有的；小孩兒的喜歡

聽人家講故事，唱歌謠，我想就可以看做將來看書嗜好的萌芽。我們試看都市中鄉村中的勞働者，凡是粗識之無的，常常手執一字跡很細的石印小本書如什麼五更調之類而閱讀得津津有味似的，這又可見讀書的要求對於人生的需要，有怎樣的重要了。至於表現自己情思的需要，除非是孤居無人島，和人斷絕往來的人以外，無論誰，都是有的。教授國文，實在就只要設法根據他們自然的要求而指示怎樣可以滿足那要求罷了；至於滿足的方法，總非靠要求滿足的人自己去實行不可。只要知道滿足方法的人，自己恐怕沒有一個不去實行的。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國文教授尤其非注重自動不可。就我個人而論，國文的能夠學到現在很淺薄的地步，除了發音以外，先生實在不會能夠教我什麼——他們雖然都很熱心教我——我還是從自己多看書、多做文、多思考、多觀察的來的功效居多。我問我們幾個友人，也往往這樣說。學習國文，關於形式上，要能夠運用國文的規律，那就須多看書，多發表；關於內容上，要能夠多用思考；要知道怎樣去思考而思考得有

條理，又要能夠多觀察，以觀察增進情思。所謂看書、發表、思考、觀察，都是學習國文的要素。可是現在國文教授，在學生一方面，只須注重「聽」，注重「記」，而所謂看書力、思考力、觀察力幾乎完全不顧。至於發表，雖然有作文一項，但普通的作文，往往由教員出題，而且所出的題又多是一「漢高祖論」之類。試問這樣的作文，於自由發表情思這一目的，究竟有多少關係？總之：現在的國文教授，把學生學國文的自然要求抑塞住了，把研究國文的自動能力束縛住了，於是大家簡截把需要最甚的國文反覺得沒有需要，把兒童勞動者尚且喜歡的國文反覺得毫無趣味，而所謂國文一科成爲厭惡的、敷衍的、輕視的科學，終於不得有好效果。其間原因雖然不止一種，然而機械式留聲機器式的注入教授，究不能不認爲重大的原因了。

(二)人類的天資本來是萬有不齊：十個人可以有十種不同的程度，百人可以

有百人不同的程度。一般學校，往往以一年級爲一班，吳淞中學則以一學期爲一班。凡是同班的，就看做是同一程度；其實，實際上未必是如此。一班之中，最優等的與最劣等的，竟可以相差至一學期或一學年的程度；而所謂中材，又何嘗不和最優等的距離的很遠。像現在的班級制，優秀的爲惡劣的所牽制而不能上進，惡劣的也受優秀的影響而趕不及。多數學校，往往沒有超越升級的辦法，不但不能激勵優等生上進，反而阻礙他的上進。吳淞中校，雖然有超越升級的辦法，但必於一學期終了時才能實行。所以在學期中，如果有一學生，對於所教的功課，已經學習完滿了，然而仍舊不能不上課，仍舊不能不聽講；教員雖然明知他程度已經夠了，然而不能允許他不聽講的特權，也不能爲他而提高所講的程度。這樣，也無怪他上課毫無趣味，毫無精神了。至於劣等生，他如果在一學期開始後一個月二個月，程度已經夠不上，仍舊要他勉強聽下去，到了學期終了時，作爲留級，仍在原級聽講。當他中途自己覺得程度趕不及時，他可預料到事實上學期終必要留級，因爲

一方面還須補習已經學過的功課，一方面新教的功課，因為舊的功課沒有完全學好，所以更不容易懂。人雖不該自暴自棄，然而到那樣狀況的時候，平常人終不能十分精進；因為即使努力，也很難有升級的希望，不努力也無非留級。努力和不容易，結果是一樣，那末自然會走到不努力的路上去。當學生等到預料下學期必須留級的時候，我敢決其聽講時候，多數人必定不肯用心了，因為他以為無如下學期可以再學，這學期緩學也不妨。至於現在的留級時期，必須一學期；而留級的學生，對於所學的功課，又未必全部分都不懂。譬如一學期以十八週計算，他也許對於最初三四週或七八週的功課已經懂了，以後的是不懂；也許是最初的幾週是不懂而以後是懂了。然而留級以後，就是懂的功課也一律須重習，這也難怪他聽講時不願意呢。有人以謂無論那一功課，多複習總是好的，留級生複習已懂的功課，有什麼要緊。不過複習功課是另一問題。如果說已懂的功課須複習，那末應該各學生都是如此，不該限於留級生。我以上所說的話，無非說明現在的學級教

授法，於優等生劣等生很不相宜，而引起他們不注意聽講的弊病。有人以爲一學級中，總是中材生居多數，我們該爲多數人設法。其實所謂優等，中材，劣等，不過勉強分別的話，真要分別起來，中材生中也何嘗沒有分別？譬如把一學期的功課，分做十八週，這十八週的功課，也許有人是十六週能修畢的，也許有十五週能修畢的，推而至於十四週十三週；總之：程度各各不同罷了。我可以統括的說幾句話，現在的學級教授法，是太畫一了，太呆板了，太無伸縮力了；總之，是太妨礙個性的自由發展了。如果發展個性一句話在教育上是有價值的，那末這學級教授法就非趕緊打破不可。學級教授法的阻礙個性的發展，各科都是一樣，我覺得在國文科爲尤甚。因爲一級中國文程度的相差比別科多，而有進步時也似乎比別科快。就我自己學國文的經驗，好像有「一旦豁然貫通」的一境。至於這句話，用科學方法考查起來，究竟合理不合理，那不是我現在所能斷定，我只希望用科學方法研究國文的人們加以批評和糾正罷了。

(二)我對於教育上很懷疑的，就是上課時間的分配，如某小時至某小時上國文課，某小時至某小時上數學科等。分配上課時間的理由，大都第一爲用腦宜有變化，第二以爲用腦的時間不宜過多；這似乎很有理由的。然而在別一方面說，用腦又似乎愈專愈好，而且無論求學治事，也沒法不專。譬如專攻數學或文學或哲學的，自然而然的不能不專用腦於數學或文學或哲學一方面。又譬如做醫生的，做工程師的，自然不能不專用腦於醫藥工程方面。而且對於一件事，用腦愈專，趣味也容易發生些。至於用腦宜有休息，卻是不错，然而照現在上班的制度，限定五十分鐘，幾乎幾分鐘不能多，幾分鐘不能少，究竟未免太機械了。譬如上數學班時，解決一個難題或理解一條定理，苦思力索了許久，已經得了一點頭緒，如果再思索下去，就不費數分鐘，能夠恍然大悟；萬一中途爲別的事情打斷了思路，就很容易把已經得着的頭緒消失掉，將來再思索起來，好像完全是要重做過的樣子。至